

遇致恩錄

一統肇基錄  
革除遺事節本

震澤紀聞  
革除逸史



中華書局

復

闢

錄

楊暄撰

# 四庫全書提要

## 復辟錄一卷

明楊喧撰。喧，字廷獻，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官至浙江按察使。當徐有貞等奪門時，喧官御史，事皆目覩，又嘗劾曹吉祥、石亨坐謫論戍於二人事蹟，知之尤悉。故其辨于謙、王文之被誣，石亨、曹吉祥之恣肆，皆與史合。後附李賢天順日錄，祝允明蘇材小纂，陳循辨冤疏，葉盛水東日記，王璡雙溪雜記數條，蓋皆同時親與其事者，故引以爲據。明所述之不諱云。

## 復辟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蕭維禎左副都御史徐有貞率十三道同百官問安於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維禎答曰乃都御史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五府六部堂上官聖體不寧謹來問安興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爲社稷計日日徒問安耳衆乃惶惶而退卽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皇儲一立無他患矣請早立之二公喜曰斯議得矣衆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爲皇儲未立以致如此伏望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草具呈堂二公是之會稟於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輒張軾于謙王文胡濶楊善等於左掖門議尤僉題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爲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奏十有三日本出奉聖旨朕這幾日偶染寒疾是以不會視朝待正月十七日早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部院科道皆勃勃憂慮瑄與同官監察御史錢璡樊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幾禮部尙書胡濶令一辦事官赴道報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臣於十七日待上視朝合辭懇請令來報知僉名瑄與璡英不勝忻忭約曰上再不可吾等皆免冠叩頭辭職乞還田里滿朝若是上亦心動事無不可皆會議於禮部學士商輅主筆草奏其略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傳之於宣宗陛下宣宗之子故名宣宗之孫以祖父

之天下傳之於孫此萬古不易之常法稿成登正本會僉因姓氏衆字畫多訛至十六日晡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明日對仗陳進亦無害也徐有貞時常往返石亨家人莫知其故是日未未有貞自造亨家燭燭時方出十七日四鼓時衆集於朝人人謹待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須臾鳴鐘鼓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歡騰以爲復見太平本遂不進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亨等皆進爵有差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棄市商輅免還爲民餘從編戎伍有貞以己乃謀首功冠文武論於上前乃錫以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武功伯兼東閣大學士亨一日自引千戶盧旺顏敬二人侍於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何謂心腹對曰臣每有機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爲指揮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次陞六千餘人上甚厭之事定日久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心頗見疑每計亨及張軒曹吉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言耳石曹二家專權恣肆無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遏其勢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是事瑄乃身爲目見故謹錄於斯以彰國史之公以備修史者采焉浙江按察司副使豐城楊瑄識

初景泰不豫圖富貴者因起異謀大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世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泰疾亟太監興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

之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鉉乃曰既退不可再。賢始覺其有異謀也。文入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賢益知其必然。明日早觀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遂駕其說於石亨輩曰王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即於十七日早帶兵入南城請上皇復位。是時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於石亨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等擊亨數人。掌兵者共謀立上皇中官吉祥、蔣冕輩白于太后寫勅旨與亨輩成此事。遂以王文輩爲大逆姦惡然王文初謀于謙輩未必知。亨輩不過因于謙平日總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亨不得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除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况王文之謀其實未發所以誅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等舍命舉此大事以爲有社稷之功上亦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遂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官爵。恣情妄爲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駕之謀特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去循輩未幾有貞亦爲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爲天道好還不意亨復遭烈禍益見天道之好還也。李賢天順日錄

景泰有疾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爲也盍圖之徐元玉軌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軌等去兩日夜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軌等耳言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

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輒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歸人不歸鬼遂往會輒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資并輒等莫之知時天色晦冥輒等惶惑有貞趣行輒顧謂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輒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轝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上皇登轝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朗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旣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轝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上升座鼓鐘鳴羣臣百官入賀景皇帝聞鐘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皇帝曰哥哥做好上旣復辟卽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尙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蘇材  
小纂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禮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議立東宮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大臣陳循等招石亨至東閣會本請復立茂陵爲皇太子亨對曰上面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慢說話因見人多不曾說得初景皇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日夜石亨獨蒙宣到郊壇齋宮榻前面受命代行禮

親見知必難起。於是時有南城之謀。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龍文至循家。蓋文素善張軌。得之軌謂前日石總兵要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難起。若請復立東宮。不如就請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輶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較。言先要與陳學士說。不曾說得本官回言。陳學士往日在人前說你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爲首請立東宮。若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又會集百官懇請太上皇復位。大衆所爲。必無功賞。切不可令之知。只約內外典兵柄者三五人密爲之。庶幾功勳有歸。權寵在己。又與亨計。必須捏箇異故方顯得吾輩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發辨。見陳循疏。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皇上復位。當日拿于謙、王文。第二拿項文曜。聞父喪未起身送錦衣衛皆打一百。第二日拿陳循、蕭鑑、商輅、俞士悅、江淵、王偉、顧鏞、丁澄、沈敬等多官員。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題奉聖旨。且監着內臣王誠、舒良弄。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爲兵部尙書。太常卿許彬。大理卿薛瑄。加禮部侍郎。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天下。不幸姦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忠義。奉迎朕復正大位。功在宗社。可特進封爲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帆爲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輶爲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俱子孫世襲。如勅奉行。

正月二十二日。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軍。家小隨住。蕭鑑、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

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左都御史蕭維頤等於奉天門欽奉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逢迎景泰纂位易儲，依阿從諛，廢黜正后，內外朋黨，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弄壞了。近因御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斷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其謀爲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樹私恩，動搖宗社。其一般姦黨陳循、蕭鑑、項文曜、俞士悅、王偉、顧鏞、丁澄、商輅亦各密知前謀，不行發舉，以朕復位。這斷每姦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籍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姦黨陳循等發口外永遠充軍。及原籍爲民了。論這斷每罔危宗社的情理，窮兇極惡，本當族滅。如今體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處治了。今後內外的官務要竭力盡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似這斷每朋黨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憲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人每知道欽此。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聖旨，軒輶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蕭維頤調南京都察院，姚夔調南京禮部，宋瑛調兵部，鄭泰、李敏、孟鑑、張容、沈翼、張惠、孫元貞、張純、楊寧、張敏、王驥、年富、馬瑾、馬昂、韓福、樊惲、程南雲、蔡翼、嚴憎、姜勝都着他致仕。劉本道替張容管京倉糧儲。翰林院便寫勅書，着人鋪馬裏去欽此。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臣首功之人，列侍文華殿上，喜見眉宇，呼諸臣曰：「弟弟好矣，喫粥矣，事固無預。」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後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

印來廣西爲盛偶及此其語尤詐水東記王申易儲之詔既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文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文淵語陳閣老思不及也既歸田里又屢以告郡邑親識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固虞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遞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竝驚信文淵因自經死未幾至者乃廣東陳副使秦使道過家耳陳以都憲改職因諛傳云同上

天順初上以郕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閔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少年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闕減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聰攬擾左右前後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聰讒言一入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家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條進稟留閣中號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旣得權寵乃

告上如故事還簿閣中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候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輒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功亨等遂以迎駕爲功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輒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黠貨無厭方復位

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象，彗出星變，日暉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邪固蔽太陽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怨而不敢言。亨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初立邊功，大肆兇惡，謀鎮大同，邀人保奏，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於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爵位勢力，重如泰山，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効於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憂，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辦之於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靈默相之。社稷綿遠，兆端於此。天順

法司奏石亨等報陞官員俱合查究，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擬欲追其支過俸米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於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慰安人心，不究其餘，上允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朝廷之恩者。」天順

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上曰然即從之天

錄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曰塞守斯關京城何由能至識者知其心矣忌憚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爲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顏敏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所欲爲者衆不知所謂成曰我等賴公擡舉各衛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反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爾爲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簪目指揮童先乃手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爲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拔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有分地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週待週爲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斷不是幹此事底亨師還無功見上於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刀以待。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亂放火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指揮同知達杲等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酒謀叛旣而悔之乃以聞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

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心腹。大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黜貨無厭。上初不得已而從之，後不能堪，稍疎抑焉。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尙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於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朝。欽等乘機欲殺昂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鏘等先覺，二鼓時即報於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詣錦衣衛指揮遼。呆宅前遇呆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呆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於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長安門。予四鼓到朝房，聞鎗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指揮焦壽、郭英等拿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宣名曰：尋李學士子方恐。卽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曾長執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達呆譖毀，反欲相害。提呆頭示予曰：誠爲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旣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卽令防予至吏部朝房。尙書王翹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翹同行，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尙書馬昂，得翹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翹等復解之。忽孫鏗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卽進本請急宜聖死。

旨。脅從者凶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幸而早撲滅之。此實宗社之福也。天順日錄

吉祥初傳太后勅旨。令石亨等迎駕。有功與政。然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時徐有貞、李賢已爲吉祥所引入閣辦事故。除于謙等皆用徐有貞策。而賢陰助之。先吏部侍郎闕調兵部侍郎項文曜於吏部。李賢以吏部郎中陞兵部侍郎代文曜。蓋嫌於陞本部與尙書王翹竝之意。謙嘗薦文曜。以爲今調出謙意。深啣之。嗾給事中王鎮等劾文曜爲謙姦黨。都御史蕭維禎亦吉祥所引用。文致謙罪。以爲欲迎立外藩。依謀反者。律凌遲處死。以文曜爲知子謙謀反故縱者。律斬。事載李賢天順日錄。及蕭維禎所搆獄案日錄內。賢自言助有貞展盡底蘊。又言有貞素行持公者少。及予持公助之。遂改前轍。觀此則有貞害謙之事。謂賢不與謀可乎。况日錄屢言文曜黨謙。士林非笑。夫謙本非邪人。文曜所黨何事。唐李訓、鄭注爲宦官所引用。旣而欲除宦官以自解。訓又恐注專其功。遂致甘露之禍。賢與有貞旣爲吉祥、亨所引用。而慮爲所累。欲以至公除之。幾致禍變。初。亨每來閣議事。則欲以己意令內閣行之。有貞等得無厭乎。又亨欲薦吳興弼。賢乃代草附亨奏之。則吉祥、亨初與有貞、賢相親厚。可見矣。雙溪雜記